



雅美（達悟）族 ▼

# 蘭嶼部落遊憩的人文知識 ——觀光的飛魚季與躁動的人之島

蘭嶼の部落レクリエーションについての文化知識——観光のトビウオの季節とそわそわする人の島

Flying Fish Season and Pongso no Tao: Human Knowledge of Aboriginal Tourism in Lanyu

文・圖——林嘉男（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在飛魚返回小島的季節裡，海浪的記憶喚起迎接飛魚的喜悅，然而人們的辛勤準備卻不單為了飛魚的到來，送往迎來的遊客足跡，才是「（觀光）飛魚季」裡備受期盼的嬌客。春夏兩季的蘭嶼，大規模的觀光錢潮如同飛魚般，在夏日熱潮的引領之下再次洄游到了蘭嶼，當達悟族的飛魚季轉變為觀光的飛魚季後，蘭嶼島上充滿著不安的情緒，躁動的達悟族人身後，處處展露出傳統達悟族文化與現代資本邏輯的角力痕跡。

## 飛魚祭儀與神聖的儀式性場域——部落灘頭

當海水溫度漸暖，飛魚（alibangbang）向北洄游之際，隨著紅頭部落（Imuwrod）舉行招魚祭（mivenwa），達悟族歲時祭儀中忙碌的飛魚漁撈季節（Rayon）正式展開，從每年2-3月的春天至5月的初夏，部落所有成年男子的心思無不停留在海上，謹守著傳統文化中飛魚捕撈的勞動過程，重複實踐著達悟族的飛魚文化。在這個忙碌的季節裡，海洋透過飛魚滋養著蘭嶼的土地，透過男女老幼的各自分工，共同成就這個屬於達悟族人重要的季節。

部落灘頭（venwa）做為海洋與陸地的交會區域，在飛魚季期間連結了海上的文化勞動與陸地的傳統祭儀，是達悟族文化中極為重要且神聖的儀式性場域。在達悟族的空間觀裡，一個部落的整體包含著海域與陸域的結合，其核心區域即是部落灘頭。因此在傳統上，部落若遇有重要的公共議題，各家族成員便會聚在部落灘頭共同討論、決議，這樣的聚會多半在2月的招魚祭或12月的鬼神祭（meypazos）時進行。另一部分，建立在部落灘頭的漁獲分配機制，詳實呈現出達悟族的勞動分配關係，更是維繫達悟族平權社會制度的重要基礎，透過日復一日的共同捕撈，強化了達悟族傳統社會



東清部落灘頭，圓圈處名為pamemlinan，意指拋棄污穢之地。當人們離開墓場後，必須先在此處洗滌淨身，方可回到部落內，否將招致惡靈。



東清部落灘頭飛魚魚獲分配，「力求均等」反映達悟族講究平等的文化特質，也是達悟族平權社會制度的縮影。

制度運作的實踐。於是，部落灘頭不僅是部落空間的中心點，更是蘭嶼社會中文化、社會制度與公共權力運作的核心，是反映達悟族社會文化的神聖空間。

### 傳統文化中的地景規範

飛魚祭儀與社會制度高度鑲嵌，達悟族社會亦隨著不同的文化勞動發展出個別且細緻的地景知識體系，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不斷實踐，每一個地景被賦予一套縝密而嚴謹的勞動規範，並形成達悟族人的生活規範體系。

部落灘頭的每顆礁石與每段海岸線皆有其個別的名稱、功能與禁忌，就連進出部落灘頭

建立在部落灘頭的漁獲分配機制，詳實呈現出達悟族的勞動分配關係，更是維繫達悟族平權社會制度的重要基礎。部落灘頭不僅是部落空間的中心點，更是蘭嶼社會中文化、社會制度與公共權力運作的核心，是反映達悟族社會文化的神聖空間。



的船行航道，也都有個別的意涵與規範。這一套完整的生活規範體系，隱晦地制約著達悟族人的各項生產勞動，有效地管理了蘭嶼的土地與海洋，形成獨特的達悟族山海文化。

不只是部落灘頭，島上的其他地景、地貌也都分別有其獨特的文化意涵與使用禁忌。例如ji panatosan乃為朗島部落（Iraraley）與東清部落（Iranmylek）的分界地標，同時也是採集鹽巴的地方。鹽巴是保存漁獲的重要素材，更是族人飲食的維生基礎，鹽巴與漁獲之間隨著漁貨保存需求而產生實質連結，採集鹽巴的行為便是將部落灘頭與ji panatosan兩處地景進行連結，形成一套漁獲保存的行為規範及禁忌，同時也形成了傳統文化中的地景規範與不成文的空間秩序。



傳統文化規範與現代資本邏輯的角力，除了在當代蘭嶼觀光發展中上演，更在我們的選擇之中呈現。部落觀光，是我可以參與其中進行改變的機會，除了學習達悟族人文知識外，觀光模式的選擇，更是影響未來發展的關鍵。



在達悟族文化勞動的脈絡之下，蘭嶼的海洋與陸地也因其勞動生產關係而與各種地景緊密結合，構築成具有完整禁忌規範與細緻空間秩序的達悟族文化生活圈。直至今日，這些達悟族文化的實體表現在島上隨處可察覺，與之對應的生活禁忌亦是如影相隨（例如經過特定區域時，達悟族人便會自動噤聲、或者刻意繞道）。當置身於達悟族文化生活圈時，即可理解、感受這一切。

### 破壞性的觀光建設

近廿年來，隨著國民旅遊政策的推動，帶動了蘭嶼觀光產業的發展，促使許多在台蘭嶼青年返鄉投入觀光之列。只是當達悟族長者還堅持以傳統拼板舟進行文化勞動之際，少數年輕族人卻引進與達悟族文化相悖的破壞性經濟模式，複製著台灣消費海洋的發展模式，這讓海洋與土地淪為經濟活動的消費籌碼，瓦解了千百年來海洋孕育達悟族文化的人文智慧。

除此之外，近年來大量外資湧入蘭嶼，帶動了土地炒作與觀光開發的浪潮，有越來越多的經營者來自台灣，完全不受達悟族文化制約，更無視於達悟族民族集體權益，一味地投



年輕返鄉族人引進的香蕉船活動，恐將複製劣質的海洋消費文化，撕裂達悟族與海洋之間的連結。



ji panatosan，意為採集鹽巴的地方。官方以其外型命名為雙獅岩，卻與達悟族文化意涵差異甚遠。



連鎖超商的進入將蘭嶼帶向了土地競逐與流失的危機。

資開發，帶來難以回復的傷痕。而傳統文化也漸漸難敵市場經濟法則，少數年輕世代將規範拋之腦後，仿照台灣投入破壞性的觀光建設，像是在沙灘搭蓋大型民宿、或濫捕海洋資源以討好遊客。對於如此的達悟族年輕世代而言，飛魚季（Rayon）之於蘭嶼，遊客的重要性恐怕已更甚飛魚本身。

觀光對於蘭嶼的衝擊，在這10年間恐將達悟族社會帶往另一個難以回復的局面。有別於早期發展觀光導致的文化流失或生活習慣改變，當前蘭嶼的觀光發展潛藏了土地掠食的重大風險。今日，各式各樣的連鎖服務已將資本導入蘭嶼，此舉亦將蘭嶼帶往了市場支配的體系內，生態與人文資源遂進入了資本控制的觀光博弈賽局，文化不自覺地淪為交易籌碼，土地也將成為買家競逐的商品。

不難想像，當部落灘頭從達悟族文化的神聖場域轉變為度假旅館的景觀商品時，此等同宣告著達悟族文化的瓦解，而鑲嵌在環境中的知識、制度與規範禁忌，更將隨著優勢資本的進場後消失不見，社會規範就此改變，經濟法則將主導一切。

### 回到「達悟族的飛魚季」

當前的蘭嶼，在表面榮景與潛在威脅的錯縱影響下，如同一個躁動的島嶼，裡頭充滿著不安的達悟族人。所幸最近5年，蘭嶼的青壯年開始投入部落事務，從環境維護、土地守護、到地景正名的推動，展現出海洋民族特有的韌性，抵禦因資本控制帶來的不安，將產業經營回歸到達悟族文化的地景規範與空間秩序，也努力將部落觀光發展回歸到達悟族文化規範的常軌。

傳統文化規範與現代資本邏輯的角力，除了在當代蘭嶼觀光發展中上演，更在你我的選擇之中呈現。部落觀光，是你我可以參與其中進行改變的機會，除了學習達悟族人文知識外，觀光模式的選擇，更是影響未來發展的關鍵。

達悟族豐富的人文知識，很難透過短時間的遊憩深入瞭解；相較之下，正確的人文素養，卻在你我進行遊憩活動時可以實現。支持達悟族的文化發展、選擇非資本控制的觀光商品、杜絕消費性的觀光模式，這些都是部落遊憩時友善部落的做法。選擇符合蘭嶼文化規範的旅遊模式，融入蘭嶼地景規範與空間秩序的人文智慧之中，進入「達悟族的飛魚季」，融入海洋脈動，擺脫擾人的躁動，即便你不是達悟族人，也能感受到達悟族文化生活圈的人文智慧。◆



#### 林嘉男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與幾位達悟族夥伴組成「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推動蘭嶼的公眾議題討論，致力於蘭嶼文化發展工作。

